

白香山詩集

冊七

仁壽府志

卷之十

白氏後集自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余編次文集而序之凡五袞每袞十卷訖長慶二

年冬

是年壬寅公年五十一

號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

格詩統古體歌行樂府而言說詳後

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

是後

集始於長慶三年另爲卷次也

是時太和二年秋余春秋五十有七

公次年卽歸目洛不復出矣

昏頭白衰也久矣拙句狂吟亦已多矣由茲而後宜其絕筆若餘習

未盡時時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

馬元調云此序宜與元相序同列帙首今備考諸本俱在二十一卷之首姑仍其舊

立名按馬氏蓋誤看附前集報微之語也元序

長慶集既定五十卷無遞加之理此特長慶癸卯迄太和戊申六年之詩各爲卷次附前集寄元而爲序以別之故曰復序於卷首耳卷

首者從五十一以降之卷非長慶集之卷也然公自記後集二十卷自爲序而此序中未詳卷數且止六年之詩豈其初隨年類卷迨二

十卷編次既成遂因以爲後集序耶抑別有自序散失未載耶按公太和三年春卽歸洛是集之終卽洛中集之始因附載序記二首以

備考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余歷覽古今歌詠自風騷之後蘇

李以還

李陵蘇武始爲五言詩

次及鮑謝徒迄於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

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十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余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已甚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氏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懼飢寒此一樂也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辭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

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余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遊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

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白香山詩後集卷第一

古歛汪

立名

西亭

編訂

格詩凡八十
九首

立名按唐人詩集中無號格詩者卽大曆以還有齊梁格元白格元和格葫蘆轆轤進退諸格多兼律詩而言不專主古體也顧格詩之義雖亡考而見諸公之文章者可證〔元少尹集序〕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賦述銘記等若干首合三十卷由是觀之格者但別於律詩之謂公前集既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於諷諭閑適感傷之卷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於十一卷之首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另爲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爲歌行雜體乎況公〔後序〕但曰邇來復有格律詩〔洛中集記〕亦曰分司東都及茲十二年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初未嘗及歌行雜體者固以格字該舉之也又時本三十六卷首作半格詩附律詩半者本謂卷內半是格詩而附以律詩云爾乃直標半格詩而注附律詩於其旁是又將以半格詩另爲一體矣其誤不幾於眇者之捫燭揣籥以爲日乎今後集既別格律詩次卷卷首但標格詩律詩不復承譌以留疑案〔後集凡十七卷首卷卽各本之二十一卷也〕〔胡氏丁籤〕自此卷以下皆作後集各本雖卷第相次而並列後序於此卷且編例與前集二十卷判然不同既格律分卷復前後

互間不可据依今編一卷至五卷並格詩六卷至十七卷
並律詩而略爲詮訂其失次者按後集起長慶三年春卽
到杭州之明年故杭州詩半在律卷獨古詩則首蘇州旬
假命宴一首不及杭州作此蓋刪并時誤簡前集卷尾也
今並歸入或曰元序成於長慶四年十月而公自序乃曰
訖二年冬似相牴牾不知古人詩文必反覆勘定然後成
集豈朝脫藁而夕就編者耶況公以四年夏自杭州召還
除庶子分司東都使長慶集訖於四年冬則除官赴闕留
別西湖諸律詩何以舊編後集而不入前集乎公自記
有續後集五卷「讀書志」云亡失三卷「書錄解題」云亡
失四卷要皆兼詩文而言則所闕之卷其爲詩爲文並不
可考「鹽官胡氏」直謂續後集詩止一卷近於宋本錄附
各體後然續後集者公晚年最後之詩若胡氏所錄如送
劉郎中刺蘇州在太和五年不盡是續集詩而會昌末年
作又已收後集蓋卷次刪并其舊自不可復尋姑以諸
集中逸詩錄諸補遺而未敢据疑似之說以分之也

郡齋暇日辱常州陳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館書事詩十

六韻見寄亦以十六韻酬之

新年多暇日晏起褰簾坐睡足心更慵日高頭未裹徐傾下藥酒稍
熱煎茶火誰伴寂寥身無絃琴在左遙思毘陵館春深物媚娜波拂
黃柳梢風搖白梅朵衙門排曉戟鈴閣開朝鎖太守水西來朱衣垂

素舸良辰不易得佳會無由果五馬正相望雙魚忽前墮魚中獲瑰
寶持玩何磊砢一百六十言字字靈珠顆上申心款曲下敘時轆轤
才富不如君道孤還似我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勿復問榮枯冥
心無不可

官舍

高樹換新葉陰陰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臥其下閑
慵兩有餘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穉女
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鵲啞啞母
子烏豈惟云烏爾吾亦引吾雛

吾雛

吾雛字阿羅阿羅纔七齡嗟吾不才子憐爾無弟兄撫養雖驕騃性
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效吾詠詩聲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
髮盡落汝頂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緬想古人心慈愛亦

不輕蔡邕念文姬于公歎緹縈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題小橋前新竹招客

雁齒小紅橋垂檐低白屋橋前何所有
冉冉新生竹皮開坼褐錦節露抽青
玉筠翠如可餐粉霜不忍觸閑吟聲未已
幽翫心難足管領好風煙輕欺凡草木
誰能有月夜伴我林中宿爲君傾一杯
狂歌竹枝曲

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不見詩酒客臥來半月餘合和新藥草
尋檢舊方書晚霽煙景度早涼窗戶虛
雪生衰鬢久秋入病心初臥簟蘄竹冷
風襟邛葛疎夜來身校健小飲復何如

醉歌

示妓人
商玲瓏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
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
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

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立名按「堯山堂外紀」云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時微之在越州聞之厚幣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明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按公霓裳羽衣歌云移領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篴篥謝好筆陳龍齋栗沈平笙是此詩亦作於長慶三年各本誤入前集今改正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東勿言一水隔便與千里同富貴無人勸君酒今宵爲我盡杯中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魄拋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笑歌徒勉強鏡裏形容漸衰朽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長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連鏡湖口老去還能痛飲無春來曾作閒遊否憑鶯傳語報李六倩雁將書與元九莫嗟一日日催

人且貴一年年入手

食飽

食飽拂枕臥睡足起閒吟淺酌一杯酒緩彈數聲一作弄琴既可暢情

性亦足傲光陰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

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輝未立標榜徵歸
郎署予旣到郡性愛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十韻兼
戲寄嚴

嚴郎制茲樓立名曰清輝未及署花榜遽徵還粉闥去來三四年塵
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灑埽施簾幃院柳煙婀娜檐花雪霏微看山
倚前戶待月闌東扉碧窗裏瑤瑟朱欄飄舞衣燒香卷幕坐風燕雙
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境有所歸

南亭對酒送春

含桃實已落紅薇花尙薰冉冉三月盡晚鶯城上聞獨持一杯酒南

亭送殘春半酣忽長歌歌中何所云云我五十餘未是苦老人刺史
二千石亦不爲賤貧天下三品官多老於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無
一分親故半爲鬼僮僕多見孫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歡欣

翫新庭樹因詠所懷

靄靄四月初新樹葉成陰動搖風景麗蓋覆庭院深下有無事人竟
日此幽尋豈唯翫時物亦可開煩襟時與道人語或聽詩客吟度春
足芳色入夜多鳴禽偶得幽閒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
山林

仲夏齋戒月

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自覺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絕粒人四
體更輕便初能脫病患久必成神仙禦寇馭冷風赤松游紫煙常疑
此說謬今乃知其然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
丹田但減葷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除官去未間

除官去未間半月恣遊討朝尋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樹少於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翫無昏早有時騎馬醉兀兀冥天造窮通與生死其柰吾懷抱江山信爲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

三年爲刺史二首

三年爲刺史無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題詩十餘首慙非甘棠詠豈有思人不

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

別萱桂

使君竟不住萱桂徒栽種桂有留人名萱無忘憂用不如江畔月步步來相送

自餘杭歸宿淮口作

爲郡已多暇猶少勤吏職罷郡更安閒無所勞心力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豈止吾一身舉家同燕息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乃至僮僕間皆無凍餒色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吾不知於焉心自得

舟中李山人訪宿

日暮舟悄悄煙生水沈沈何以延宿客夜酒與秋琴來客道門子來自嵩高岑軒軒舉雲貌豁豁開清襟得意言語斷入玄滋味深默然相顧哂心適而忘心

洛下卜居

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飲啄供稻粱苞裹用茵席誠知是勞費其柰心愛惜遠從餘杭郭同到洛陽陌下擔拂雲根開籠展霜翮貞姿不可雜高性宜其適遂就無塵坊仍求有

水宅東南得幽境樹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陰門前少人迹未請中庶
祿且脫雙驂易

買履道宅價不足
因以兩馬償之

豈獨爲身謀安吾鶴與石

洛中偶作

自此後在
東都作

五年職翰林四年泣潯陽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宮郎二年直綸閣三
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載有詩千餘章境興周萬象土風備四方獨無
洛中作能不心悵悵今爲春官長始來遊此鄉徘徊伊澗上睥睨嵩
少傍遇物輒一詠一詠傾一觴筆下成釋憾卷中同補亡往往顧自
哂眼昏鬢蒼蒼不知老將至猶自放詩狂

贈蘇少府

籍甚二十年今日方款顏相送嵩洛下論心杯酒間何爲

一作
河亞嬾出

入府寮多閉關蒼髮彼此老白日尋常閒朝欲攜手出暮思聯騎還
何當挈一榼同宿龍門山

移家入新宅

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既可避燥溼復免憂寒飢疾平未還假官
閒得分司幸有祿俸在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軒卷簾幃家人
及雞犬隨我亦熙熙取興不過一作或寄酒放情或作不過詩何必苦修
道此卽是無爲外累信已遣中懷時有思有思一何遠默坐低雙眉
十載囚竄客萬里征戍兒春朝鑱籠鳥冬夜支牀龜驛馬走四蹄痛
酸無歇期磴牛封兩目昏閉何人知誰能脫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
適其性如吾今日時

琴

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煩故揮弄風絃自有聲

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爾能舞不如閑立時

自詠

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可憐假年少自笑須臾間朱砂賤如土不